



知味

# 母狼

● 罗日新

我叫老罗,曾经也叫小罗、大罗,当然不是C罗。

认识我的朋友,都说我是有故事的人。

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,只不过,有些人的故事隐藏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里,而我的故事略有一些传奇。这与我的职业有关,我是……怎么说呢,我的职业,在故事开始的时候,且容我卖个关子,不将真实的情况全盘托出。那么,暂时可以这样说,我是生意人。我年轻时当过兵,最高军阶是一级上士,因此,您也可叫我一级上士先生。转业后,在湖北炼特殊钢材的临江钢厂当过车间主任,后来跑销售,销售的主要产品,是专用于石油开采的设备。跑业务这么多年,我听过许多人的故事,也讲过许多人的故事。我会讲故事的才能,也帮我做成过不少业务。因为工作关系,我跑了世界上很多产石油的国家,若要问我,哪个地方给我的印象最深刻,我会毫不犹豫地,巴图姆。对,就是巴图姆。

我是搭乘一辆水罐车前往比锡油田的,司机是个闷葫芦,于是我就化身的话痨,一路唠唠叨叨。原定傍晚六点抵达,不料途中遭遇了沙尘暴。这个季节,正是荒漠天气最为恶劣之际。沙尘暴犹如急速旋转的旋涡,卷起漫天尘土与沙砾,遮天蔽日,将天地混为一色,混沌不堪。那些年,沙尘暴特别多。我在新疆时,到油田宿营地,十有八九会遇见。不过这次遇见的沙尘暴还是有点不同往常,沙丘像暴风起伏的海浪一样,时而隆起,时而瞬间消失。我们的水罐车就像风暴中的一叶小舟——这个比喻有点老套,但似乎再也没有比这更

形象的比喻了——好在水罐车司机木卡尔西经验丰富,一路有惊无险。

沙尘暴刮了两个小时,直至晚上八点钟才逐渐平息。不知你们是否见过沙尘暴过后,世界的声音仿佛突然之间全部消失后的宁静与大美。一轮明月高悬于空旷的荒漠之上,照亮四周。在这片沉寂中,终于能隐约见到芨芨草、骆驼刺等稀疏植被,还有几株粗矮的胡杨、灰褐色的梭梭树,它们在清冷的月光下傲然挺立。随着沙尘暴的退去,气温也急剧下降,路面上的沙粒被月光映照,仿佛覆盖了一层银白的薄霜。

太美了。

我摇下了右手边的车窗,吐干净嘴里的沙子。冷风如刀,我顿觉精神一振。

你知道吗,老木?我说。木卡尔西没有理会我,他对我叫他老木有点不高兴,但我固执地这样叫他,我说你也可以叫我老罗。我想对老木说,此刻我想到了李白、高适,想到了“明月出天山,苍茫云海间”。说起这些,是想告诉读者朋友,我看上去像个粗人,或者说像个精明的生意人,其实内心也有细腻文雅的一面。木卡尔西,也就是我嘴里的老木,这个满脸络腮胡的当地人,他不知道中国的李白和高适。我多次询问并队的情况,他总是以简短言辞搪塞。他的情绪似乎一直控制在冰冷的状态,让人怀疑他是否会笑。就在我以为他是个没有情绪的机器人时,他突然兴奋地喊叫起来。

噢!噢噢!

我说,咋啦?

看。

他右手松开方向盘,朝右

前方一指。清冷的月光下,一只狼拖着尾巴,傲然立于远处的沙丘之巅。老木几乎没有犹豫,一脚油门就奔狼立着的沙丘而去。车身一阵剧烈颠簸,幸亏我反应迅速,抓住了车窗上方的把手。

哦嚯嚯!嚯!

老木没有理会我。我明白了,他是冲那头狼去的。灰狼察觉到车灯光芒的逼近,慌忙转身,以略显笨拙却全力以赴的姿态奔跑,尽管速度并不迅猛。多年以后,我一直记得,在皎洁的月光下,那只狼跑到前面更远处一个沙丘上之后,仰头长啸数声,似乎在向同伴发出紧急求救的信号。

老木说,坐好了。换挡,踩油门,水罐车喷着黑烟。本来我们的车是追不上那只狼的,但那狼在老木的紧追不舍下,跌入了塌陷的沙坑中。于是,它的嗥叫声渐渐低沉,最终化为微弱的呜咽。老木驾车靠近沙坑边缘,跳下车,从车内取出车摇把,并熟练地向我抛来一根已打好结的绳索。老木在前,我在后,缓缓接近沙坑。月光下,那狼双眼泛着绿光,蜷缩于沙坑内,紧护着鼓胀的腹部。老木愣住片刻,随即放下手中的车摇把,低声嗷了几句。我也看出来了,这是只怀孕的母狼。尽管我没听清老木的话,但从他脸上的怜悯之情中隐约感受到了什么。

走吧。

不打了?我明知故问。

老木沉默,返回驾驶室,开启车灯。那只母狼从沙坑中奋力跃出,踉跄着步伐,很快消失在荒漠深处。

(选自罗日新中篇小说《巴图姆往事》)

寻味

## 发芽的心情(节选)

● 林清玄(中国台湾当代作家、散文家)

我离开农场的时候,春阳和煦,人也能感觉到春天的触摸。园子里的果树也差不多长出一整树的叶子,但是有两株果树却没有发出新芽,枝桠枯干,一碰就断落,它们已经在冬天里枯干了。

果园的主人告诉我,每一年,过了冬季,总有一些果树就那样死去了,有时连当年结过好果实的树也不例外。他也不想出什么原因,只说:“果树和人一样,也有寿命,短寿的可能未长果就夭折,有的活了五年,有的活了十几年,真是说不准。奇怪的是,果树的死亡没有什么征兆,有的明明果子长得好好的,却就那样死去了……”

“真奇怪,这些果树是同时播种,长在同一片土地上,受到相同的照顾,品种也都一样,为什么有的冬天以后就活不过来呢?”我问着。

我们都不能解开这个谜题,站在树前互相对望。夜里,我为这个问题而想得失眠了。果树在冬天落尽叶子,为何有的在春天不能复活呢?园子里的果树都还年轻,不应该这样就死去!

“是不是有的果树不是不能复活,而是不肯活下去呢?就像一些人失去了生的意志而自杀了?或者说,

在春天里发芽也要心情,那些强悍的树被剪枝,就用发芽来补偿,而比较柔弱的树被剪枝,则伤心地失去了春天的期待与心情。树,是不是有心情的呢?”我这样反复地询问自己,知道难以找到答案,因为我只能看到树的外观,不能了解树的心情。就像我从树身上知道了春的讯息,但我并不完全了解春天。

我想到,人世里的波折其实也和果树一样。有时候我们面临冬天的肃杀,却还要被剪去枝桠,甚至流下了心里的汁液。那些懦弱的人,就不能等到春天,只有永远保持春天的心情等待发芽的人,才能勇敢地过冬,才能在流血之后还能满树繁叶,然后结出比剪枝以前更好的果实。

多年以来,我心中时常浮现出那两株枯死的水蜜桃树,尤其是受到无情的波折与打击时,那两株原本无关紧要的桃树,它们的枯枝就像两座生铁的雕塑,从我的心房中撑举出来,我对自己说:“跨过去,春天不远了,我永远不要失去发芽的心情。”果然,我就不会被冬寒与剪枝击败,虽然有时静夜想想,也会黯然流下泪来,但那些泪,在一个新的春天来临时,往往成为最好的肥料。

读者感受&gt;&gt;&gt;

## 守心发芽 静待春归

● 王番(克拉玛依区星光小区)

世间万物,皆有心性。林清玄先生于春日果园观枯树残枝,于草木枯荣间参悟人生真义,无激昂之辞,无繁冗之论,却以一树枯荣藏尽浮生起落,文字里藏着治愈人心的通透力量,读来如沐春风。

同土同根、同沐风雨的果树,有的熬过寒冬、抽枝展叶,有的却默然枯萎、再无生机。看似无解的自然谜题,实则藏着生命最本真的答案。树木的生死,从不在水土滋养、天时眷顾,而在发芽的心情。寒冬是万物必经的淬炼,剪枝是成长难免的磨砺,柔弱之木困于风霜摧折、枝叶零落,便失了对春日的期许,甘愿沉寂枯萎;坚韧之木纵使历经肃杀、饱受修剪,仍心怀生机,默默蓄力,待春风拂过,便破土抽芽、焕新生长。

草木如此,人生亦然。人世浮沉,起落波折皆是常态,我们终其一生,都在历经

属于自己的寒冬。生活的磨砺、前路的困顿、世事的无常,皆如冬日寒霜、利刃剪枝,时常磋磨人心。有人遭遇些许风雨,便心生怯懦、一蹶不振,任由心底的生机荒芜;有人纵历经千帆磨难,受过委屈、流过热泪,却始终留存一份向阳的期许,守住心底的春意与温柔。

真正的成长,从不是一帆风顺的顺遂,而是历经沧桑后的笃定从容。那些岁月给予的伤痛与磨砺,从不是生命的劫难,而是滋养成长的养分。所谓发芽的心情,便是身处低谷不颓丧,遭遇风雨不惧懦,于沉寂中坚守,于困顿中蓄力,永远对未来心怀热忱,永远对生机满怀期待。

寒来暑往,冬尽必春。人生从无绝境,愿我们皆能守住一份发芽的心情,不惧岁月风霜,不畏世事跌宕,于低谷沉淀,于磨砺成长,待春风四起,便满树繁花。

【作者简介】

罗日新,1963年生于湖北黄石,中国当代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黄石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。

【推荐理由】

《巴图姆往事》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,讲述了黄石籍经侦员老罗化身推销员,深入荒漠深处的中亚H国巴图姆石油小镇,追捕诈骗犯,为家乡的企业讨回公道的故事。巴图姆汇聚三教九流,环境嘈杂险恶,人情错综复杂,老罗与各种势力斗智斗勇,剥笋抽茧般理清涉案人的背景关系,最终将案犯诱捕回国。小说节奏紧凑、逻辑严密、语言简洁、人物形象鲜活,情节兼具悬疑小说的紧张感和现实主义文学的扎实性。该作品获2025年度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奖。